

长白山上

□安宁
—

前往长白山天池的盘山路上,高山杜鹃正迎风绽放。这小小的花朵,金子一样洒满积雪尚未完全消融的山坡,在寒风中傲然仰望着天空。人们在颠簸中隔窗看到这一片鹅黄色的花朵,忍不住发出惊喜的喊叫,仿佛荒原中发现了生命的奇迹。它们以纤弱的身姿对抗着此刻的凄风苦雨,娇嫩的花朵为冷硬奇崛的群山增添了一抹明艳妩媚的色彩。

这风雨中怒放的花儿,散发无限生机,让人动容。在这2000多米的长白山上,还有什么能像高山杜鹃一样,以柔韧的生命之力,刺透冰冷的积雪,将晶莹剔透的花朵,自由地绽放在高山之巅?每一个途经的人,看到这片飘摇的花朵,都会被它们孤傲决绝又奔放不羁的力量击中。仿佛这股不息涌动的力,是为了这一场千里迢迢的相遇。

但与一朵花的浪漫相遇,只是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这雪山上的精灵,从不会为谁停留,它们只是用敏锐的触角,感知着春天。当温暖的阳光洒满积雪皑皑的长白山脉,一株高山杜鹃便在冰冷的雪中舒展了一下身体,用积蓄了整个冬的力,打开生命的种子。它的根基向下碰触到完全没有养料的火山岩,向左碰触到黑色的火山石,向右则是白色的火山灰。就在这样恶劣的寸草不生的碎岩上,高山杜鹃弯下身去,将柔韧的根茎横卧在地面上,努力地倾斜着枝干,以几厘米的矮小的身躯顶风斗雪,与银色的群山融为一体,在壮丽的山岩上,释放出让人类叹服的生命之光。

还有更多的花朵,鸢尾、梅花、百合、龙胆、金莲、藜芦花、唐松草、越橘……它们用明亮绚烂的色彩,肆意涂抹着群山。风雪阻挡着人类的脚步,这些柔弱的花朵,却从岩石缝隙间探出身来,点亮这片大风呼啸的山峦。你若恰好路过,与一朵高山上的花儿对视一眼,你会在它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里,寻找到生命全部的意义,即便在最荒凉的大地上,也要为了这短暂而又宝贵的生命,纵情地绽放。这冰雪中超凡脱俗的姿态本身,就是生命行经尘世的所有意义。

而人们忍受风雨酷寒去奔赴的天池,也以高山杜鹃一样的孤傲,隐匿在缭绕的云雾之中。瞬息万变的天气,成为天池最完美的隐身衣。于是它时而风情万种,现出让人惊悚的斑斓之姿;时而完全隐匿,消失在重重迷雾之中;时而着一袭朦胧面纱,若隐若现,引人遐想。只有愿意历经漫长等待的人,才能在耀眼的阳光洒满蓝色湖面的某个瞬间,有幸目睹它勾魂摄魄的姿容。那纯净仿佛初恋一样的蓝,被群山温柔地包裹,犹如一滴天空滑落的眼泪,闪烁着动人心弦的光泽。

站在大风中目睹了这转瞬即逝的绝世之美的人们,内心震动,许久都不能言语,仿佛怕惊动了这天上的湖泊。没有人知道在湖水的最深处,373米的火山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又似乎那里什么也没有,它一览无余,心胸坦荡地向整个世界呈现着它全部的美。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它的美,顶风冒雪前来朝拜,但天池依然只是它自己。就像通往它的道路上,那些恣意绽放的花朵,也从未等待过某个人。这世间真正的美,不被任何人私有,它们只是美本身,因为这份孤绝的美,它们有了永恒不灭的生。

当我穿越大雾,在怒吼的大风中眺望天池,它并未因为我的长途跋涉,而温柔地向我展示它全部的美。我只在惊鸿一瞥中,窥到它绰约的身姿,这美妙奇异的瞬间,让我沉醉。我想张开双臂,仿佛一只小鸟,纵身跃入这纳闷了千万年光阴的湖泊。那一刻,所有的人间爱恨,都化为一滴水,这来自浩渺宇宙的深沉的眼泪。

二

就在这座被《山海经》称之为神仙山的长白山上,亿万年以来,2000多种植物和1000多种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以比人类更为长久的生命,让这条因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地球的褶皱里,鲜花怒放,丛林茂密,虎豹奔跃,苍鹰翱翔。每一种带有深海般柔软呼吸的生命,都在群山中留下它的气息。

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截红松的横切面,它细致密实的年轮告诉我,这是一株沐浴了二百多年风雨的红松。当我俯身靠近,我嗅到一股清新的松木香味,这香味如此持久、轻柔,让人动容。几百年的历史风云从未影响过它,它只安静地站立在群山之中,注视着四十米高上流动的雾霭、云朵、朝霞、夕阳、风雨,也默默吸纳着它们的精华。我从它幽静的香味里,嗅到一只黑熊威风凛凛地走过,一头栗色毛发的鹿欢快地奔跑,一只双脚强健的花尾榛鸡在落叶中找寻着浆果,一只松鼠爬上高高的树干悠闲地剥食着松子,一群鸳鸯拍打着翼翅飞向遥远的南方。这所有湿润的干燥的柔软的粗粝的气息,都被苍郁的红松一一吸纳,而后成为它红褐色身体的一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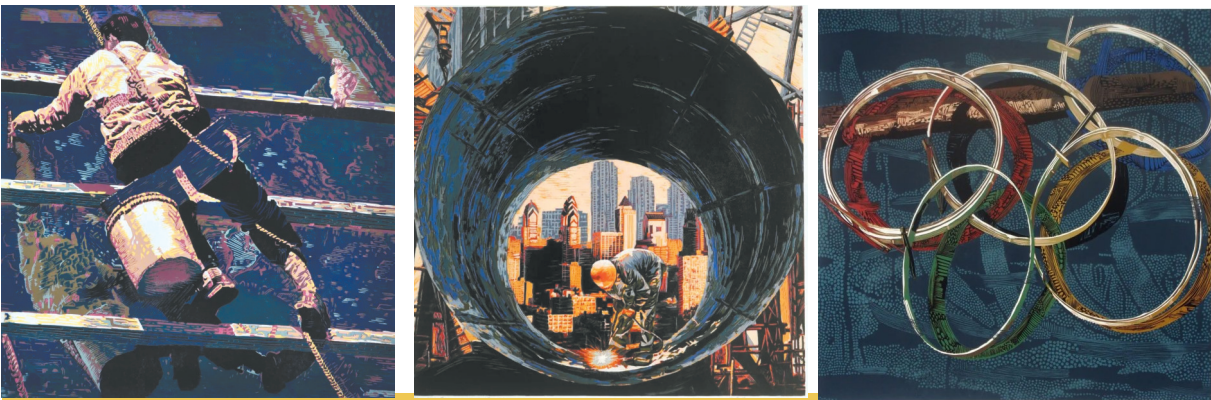
如果人类不曾砍伐,一株红松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历经上千年的光阴。不管是王朝更替还是山崩海啸,都不能阻止它向着天空挺进的步伐,不能改变它以沉默对抗时代更迭的强大定力。即便它被雷电摧毁,倒下,就在它散发弥久芬芳的身体上,无数的草木昆虫又生生不息地繁衍。甚至当它被砍伐切割,运出丛林,摆上博物馆透明的展台,它依然安静地吐露芳香。这永不消失的香气,是它在世间不灭的魂魄。

我还在森林的小木屋里,嗅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作作者的气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为那些长白山的麝牛、青羊、野猪、黑熊、狐狸、小鹿、昆虫、蘑菇、草木,写下一本又一本诗。即便他去世之前的几日,他还在为森林里那些可爱的生命疾呼,希望急功近利的人类,能够看到它们存活于世的价值。他为一颗孩子般天真纯净的心,向世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甚至因此招来威胁与恐吓。即便他去世后,依然有人因为他此前的困顿、落魄、爱情婚姻的失意,而对他嘲笑和诋毁。这个时候,他已不能言说,他在天上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喧哗,看着那些他曾与之战斗过的同类,如何喋喋不休地对他指点,仿佛他们是命运的主宰,仿佛他颠沛孤独的一生,全归他们掌管。只有他之终生捍卫并将他埋葬的这片山林,千万年以来,栉风沐雨,孕育万物,却不发一言。

死去的人早已化为星辰,与日月一起,高悬在苍穹,注视着活着的人如蚂蚁一样奔走。在历经长久的砍伐之后,人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并非长白山的主人。一头猛虎,一只秋沙鸭,一株长白山松、一朵野菊花、一棵人参,它们才真正地拥有这片弥漫着热烈气息的群山。于是人们为每一株树标上名字、树龄,即便它被雷电击中,倒在丛林之中,它依然会被人类记住,它的残骸也依然会在曾经生长的地方,继续滋养新的生命。而那些在2000米的海拔上,顽强扎下根基的低矮的岳桦林,则以遒劲坚硬的枝干,被风雪雕塑而出的不羁身姿,以及在短暂的两个月的生长期里,顶着八级大风慢慢生长的沉静品格,震动着人类。正是这些看似矮小卑微的岳桦林,用强大的根基牢牢地锁住大地,守护着水源,庇护着幼小的动物,让群山下世代栖息的人们,从容度过过瀚的岁月。

当人们终结自己的一生,将衰朽的肉体葬入森林,群山却让轻盈的骨灰化为另一种形式的生。这生漫山遍野,是汇入浩荡汪洋的河流,是白桦树上睿智的天眼,是剑戟一样插入云霄的枯木,是一株小巧的东方草莓,是河流上漂过的浮石,是濒临灭绝的蜊蛄虾,是一枚酸甜的蓝靛果,是所有光辉绚烂生命的总和。

这生在长白山中光芒闪烁,延绵不息。



□石华鹏

去松溪,看版画



—

坐绿皮火车去松溪看版画。在我看来,这是一件极浪漫的事儿。所谓浪漫,按照英国哲学家以塞亚·伯林的说法,浪漫不仅“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穹顶,把永恒的白色染成五彩缤纷”,也“是对自己独特记忆的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是对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悦和惊喜”。简单说,浪漫是一种诗意的惊喜。

近二十年没坐绿皮火车了,此番乘坐,我想,在登车的那一刻会有太多“独特记忆”涌现,也会伴随以塞亚·伯林所说的“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时间的流逝变得甜美,倒不自觉地期待起来。

看画展看艺术展,我们多是乘飞机坐动车往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去,至少也是到福州厦门,这次却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之,去往每天只有三趟绿皮火车往返的福建闽北山区小城——松溪,去看“群体的力量——松溪版画30年作品展”,去看一座小城如何与版画艺术结缘。

松溪,多年前我曾去过一次。它的美,名声在外,被称为“绿色金库”,沿河两岸多乔松,有“百里松荫碧长溪”“明月松间照,风静听溪流”这样美丽的句子描述它,县城也因此有了好听的名字:松溪。松溪的版画也名声在外,被文旅部命名“中国民间版画艺术之乡”,流传甚广的“松溪三宝”,除了湛卢宝剑、九龙窑青瓷外,就是松溪版画了。

还未曾抵达,感觉就有一种诗意的惊喜在等着我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浪漫吧。

检票,进站,上车。进入车厢,如旧友重逢,眼前的一切熟悉、陌生,又新鲜。高阔的车厢空间、背靠背的卡座式座位,可以滑动的玻璃窗……都是老样子,与简洁现代的动车比起,粗犷许多。旅客面对面而坐,抬头目光便相遇,有了交谈的想法,“您到哪儿?”“去松溪。”“哦,我到政和呢”,……随意,亲切。

咣当,咣当之声响起,火车缓缓驶出车站,离开城市,穿行于绿色山间。连江、宁德、支提山、周宁……火车不慌不忙,每一站都停,不快的车速让时间缓慢下来。火车有时要临时停车,等待前一样射出的动车驶过之后,再缓慢开动。我享受这久违的感觉,看窗外的绿色山野、村庄民居,心也平静下来。

我们这节车厢的乘务员是位年纪颇大的大叔,白瘦、精神头足,热情,大声地同大家说笑,每到一站,从车厢一端走到另一端,招呼要下车的旅客下车,过分的热情仿佛要把不下车的旅客也叫下车。让我有些不适应。我们攀谈得知,这是他人生最后一趟乘务班次,明天就光荣退休了。我问他下辈子还做乘务员吗?他说想做也轮不到了,现在都是女孩子做乘务员了。车到松溪站,我与大叔乘务员告别,祝愿他退休生活愉快!想来奇怪,我近二十年来首次坐绿皮火车,这趟车却是他的最后一次值班。

松溪站建在半山上,出站便可俯瞰整个县城。它如一个乖孩子,静静躺在绿色山峦环抱的臂弯里,小城被松溪河环绕,高高低低的房子,静谧地闪亮在正午的阳光里。

二

松溪版画院和县美术馆位于松溪文化广场综合楼一楼。“群体的力量——松溪版画30年作品展”就在一楼的美术馆展出。

接待我并为我作艺术讲解的是兰坤发和池达有。兰坤发,60后,松溪版画成长壮大的参与者、领军者,知名版画家,曾任松溪版画院院长。池达有,80后,青年版画家,松溪版画的未来之星。

我们步入展厅,先入视野的是一字排开的四幅风景版画,《福建土楼》《厦门鼓浪屿》《福建武夷山》《内罗毕国家公园》,作者均为松溪版画家,其中《内罗毕国家公园》的作者就是站在我身边的年轻的池达有。几幅作品造型精准,颜色清丽,刀工细腻,层次丰富,把自然之美动人地展示出来了,可见松溪版画家“功夫”了得。

当我在心里嘀咕“这几幅作品规整有余而艺术性稍弱”时,兰坤发告诉我,这批表现福建地标风情的作品属于订制式交礼品,比如池达有的《内罗毕国家公园》就是福建省代表团2023年出访肯尼亚时赠送肯尼亚的礼物。在这个亮堂宽敞、空间回转的展厅,我与松溪版画院三十年的馆藏精品相对而视。它们吸引我,让我感动,同时也让我的心灵获得了一种宁静的富足。伟大的梵高说:“每一幅画都应该给人的灵魂提供一个休憩之地。”我想,这幅画作是带给了我灵魂某种休憩。

比如,兰坤发的《家园印象》、蔡丽的《都市幻境》和陈维星的《都市·第一缕阳光》,让我感受到了光与影完美组

合所带来的视觉冲击,那些斑斓色调是画家对生活的感情,是从画家人心灵出来的东西,关于乡村的多彩、关于都市的幻影,有了某种本质的呈现。这些现代性十足的作品,不仅拓展了版画的表现空间,且具备了“印象派”那般的永恒引力。

比如,王永楨的《物换星移几度秋》、陈邦寿的《视线透过绿色风景》以及马麟的《鸣秋》、赖景华的《金色田园》,对青山绿水、对家乡故园的描绘,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于斯的版画家们深藏于心的炙热感情,在木板上运刀涂色、在色块与线形之间精细打磨,或激昂挥洒、或哀伤婉转表现出来的那种畅快和深沉。

我忍不住想,这些让我流连忘返的作品为何如此触动我?盖因我从中读出了小城版画家们对版画这一艺术形式由衷的热爱;读出了他们对乡土故园、日常生活浓郁的情感;读出了他们对艺术之美的着迷和陶醉。

兰坤发说:“松溪版画以闽北生活为创作源泉,立足乡土,紧扣时代,突破农民画圈围,创作过程中逐渐融入作者更多的文化思考和个性思想,向艺术靠近。”他还告诉我,松溪版画面貌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和艺术水准的本质提升,在于由黑白刻到绝版套色木刻过渡之后。所谓绝版套色木刻,是指多次刻板,多次涂色印制,最后完成时,雕版作废,故称“绝版”。绝版套色让版画家的创作思维走向自由随意,画面效果变化多端,版画的绘画性和艺术性因此增强。

松溪版画家以刀为笔,刻板、留形、赋彩,一刀又一刀地刻,一遍又一遍地印,粗糙走向精细,稚嫩走向成熟,寒来暑往,如此三十年,方才有了这些让我感动的洋溢着艺术生命力和征服力的作品。

这是一个画家人数与艺术水准均可圈可点的版画创作群体,不妨称之为“松溪版画群”。

三

傍晚在松溪河边散步,望着小城渐次亮起的灯光,我不禁问:为什么是松溪?一座偏僻的山区小城为何与版画艺术深度交融、彼此成就?

迷惑和惊讶的不只我,还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苏新平,他说:“第一次去到松溪,很为这里的版画群体惊讶。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能有这样一批版画爱好者,并且创作出这么多的优秀版画作品,还有版画院,在全国来说是十分罕见的。松溪版画很贴近生活,有乡间的气息,时代的印迹,但又很洋气,有思想、有学术性,松溪版画是全国基层很突出的一个创作群体。”

对于我们的迷惑和惊讶,兰坤发和池达有给予了细致解答。

我释然。再次明了,世间万物的发生与成全,皆有源流,有逻辑,有因果,有机缘,当然也有坚持和汗水。

松溪版画的源流与文脉,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一条远的,间接的;一条近的,直接的。

远的那条,可以追溯至宋元及近代时期。宋元时,闽北建阳是全国雕版印书中心之一,为使书籍得到读者青睐,获得广泛市场,建阳麻沙版图书率先在书中雕印插图,这种雕版插图可视为早期版画。中国现代版画始于鲁迅先生1931年8月在上海开办我国第一个“木刻讲习会”,此后,版画在中国大地广泛开花。1942至1946年间,受抗战影响,浙江丽水“浙江木刻用品供应合作社”以及一批版画家邵克萍、杨可扬、郑野夫等从江西上饶迁至闽北武夷山赤石一带开展木刻活动。闽北大地上的版画艺术种子由此播撒下。

松溪版画近的、直接的源流,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松溪版画起步于此。1994年11月,县文化馆开办“女子版画班”,当时松溪工艺美术厂关闭,一批下岗有雕刻技术的女工成为版画班主力军,加上一批女教师以及男性木雕爱好者,松溪版画的培训和创作便开始了。起初以黑白木刻、农民画形式起步,后以绝版套色木刻为主要创作版种。由此发端,逐渐成立了松溪县民间版画院,后上升为松溪县版画院、美术馆。版画家们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思路,逐渐专业化、个性化。三十年来刀耕不辍,刀下有情。由此,200多位创作者和万余名中小学、幼儿爱好者与版画结缘,20多位卓有成就的版画家走出松溪,走出福建,形成卓有影响的“松溪版画现象”。

所以,1994到2024年,正好是松溪版画成长成熟的30年,也就有了“群体的力量——松溪版画30年作品展”的成果展示,也就有了我此次的松溪版画之行。

所谓生活,三分之二烟火生存,三分之一诗意清欢。坐绿皮火车去松溪看版画,实则是去感受一种缓慢的、绿色的、艺术的生活。尼采说:“就算是人生是场梦,也要有滋有味地去做。”为什么不呢?

小歌手冠华

□黄披星

冠华有学习障碍,但不是智障者。上七年级,却只有相当于小学三年级左右的学习水平和习惯。据他爸说生活可以自理,就是口齿不是很清晰,很难在教室里坐满一节课,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会出去游荡。在学校里大家都习惯看见他在那晃荡。

因为是学校教师的孩子,自然不会有人欺负他。大家都习惯他走来走去的样子,包括同班同学。他会在学校大喊大叫,但不是那种病态的歇斯底里;他也会带着情绪喊,但跟人对话起来那就基本上没什么逻辑。

早上第二节又碰见他,问他:“什么课?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他摇摇头说:“数学。听不懂我就跑出来了。”他爸爸今天去开会,他就更加经常地跑出来了。我逗他:“第四节什么课?”“是……地理……哦不是,音乐,你的课嘛!”

“那你上不上?”

“上。”他倒是很坚决。

我的音乐课他都没有缺过,只是现在他的音乐书找不到了。每次留给學生独唱的时间,他一定第一个要唱。他无法很完整地唱一首歌,但基本音准还可以;虽然烦他太闹,也觉得应该给他唱一下,还得鼓励鼓励他。同学也大多很配合,鼓掌加油的样子,他就很开心,老是要再来一遍——就说下次,留一点时间给其他同学。他也就认同了——开始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在课堂上他还是很认真在学的,小眼镜,两眼之间距离很近,眉毛有些耷在一起,嘴唇很薄,爱说话却不清晰;唱得很大声,就会更觉得不准;音乐他会听一会儿,多数只能坚持三五分钟。同学们对他很宽容,因为他没有恶意;也没有一点暴力的企图。有点好笑也好玩,倒是离群不索居。

初中音乐比较无趣,对他来说似乎难了一些,不够有趣。但他喜欢唱(说的另一种方式)也能够坚持一节课下来,已经难得。有时候我在房间里听音乐,他会过来跟着听一会儿,有时候会问:这是什么?有时候只是听一会儿就走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听的音乐对他来说有点艰深,但也没听他说过“很难听”之类的话。

听同事说有时候晚上他不太听话,会被他爸关在门外,看起来挺可怜的。学校里没有人欺负他,但学习落下太多,也难免让人着急。现在只有这一种学习方法,把人关在教室里,也真是没有太多办法。音乐如果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宣泄或是快乐,或许机缘巧合能够让他安静一些,也是很好的事。我有时会想起这孩子,却不知道哪样的音乐更适合他。

会想到《铁皮鼓》里那个敲鼓的孩子,还有著名的阿甘那奔跑的样子。也觉得他就像是游离在我们生活之外的一个,有点抽象其实很具体的。你经常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可他又会一次次出现在你需要帮衬或者照看的地方。他有自身快乐的体系,你无法融入;却也觉得这样也好,像一种浅生活。

校园最适合他,没有伤害。但时间是最不饶人的,不知道他能够在校园里待多久。他需要很多正常功课以外的东西,可惜这个校园很难提供。他应该更需要声音、色彩、运动、游戏、自然和采摘等等这类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所有的孩子都很需要这些,但实际上我们却不能做到。

我喜欢他唱歌时无所顾忌的样子,时而偏离时而准确,但很高兴。我觉得音乐还没有触动到他的心弦,如果有,或许他还会有沉思的时刻。如果音乐能够陪他走一段路,有些快乐,有些忘乎所以,要是还有些感伤就更好,因为那会是更有启迪的时刻。《13骇人游戏》中的第三关:要把孩子弄哭,就要抢走他的玩具,当孩子没有玩具时,他是没空认真听这个世界其他声音的;希望他有一个玩具,没有人会抢它——像自己的听觉一样。

有没有人会把一个人的听觉当作玩具呢?把对世界的听觉,当成一种被引导的被善意对待的过程,甚至享受,那多美好。像电影《美丽人生》里的那样。

很多时候,陪一个孩子走走,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孩子,都像陪自己走走一样。我们都会有一颗相似的心率在跳动着,只是跳着,简单得像某一首歌的起点。

寒露知秋浓

□耿艳菊

清晨出门骑小电车,就停在草地旁边的海棠树下,座、车把都湿漉漉的,手摸上去,冰凉凉的,一股微微的寒意从手到心。

家人说是露水。他已从储物箱拿出毛巾擦座子。我抬头看,海棠树上不仅有胭脂色的海棠果,还镶上了晶莹的露珠。再低头看草地,已有不少泛黄的草叶,也凝结着莹莹露珠。

方惊觉秋天过了大半,已到寒露了。深秋渐至,寒露满枝。寒露白,秋草黄。不禁感叹,日子忙乱,但自然有序着呢。

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时光不语,自然不语,却深情依旧,总是在以或诗意或婉约的方式提醒着世人的冷暖,而我们的生活又处处在依照着先辈们按照自然规律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稳步前行。

看看身上的长袖单衣,又回去拿了一件外套穿上,骑行在路上,仍感到四面的人围住,无处不在的凉。好在外套够厚。路上有骑行者已穿上了轻薄羽绒服。秋色渐深,岁月向晚,寒风露重,努力加餐饭,及时添加衣裳。照顾好自己的,照顾好身边人。这是大自然的善意,这是风的善意,它借寒露之意象来告诉我们,天要冷了,该为漫长的寒冷季节做好准备了。

寒露是萧瑟寒冬的诗意铺垫。一个拍大自然的视频,里面有句话说,寒露装着整个秋天和岁月的温柔与丰盈。寒露听到这句话,一定莞尔微笑。山木有清音,总会有一些人是山水的知己,自然的知音,明晓天地自然的深情。

而烟火深处的喧嚣生活在处处跟着自然温柔的脚步,旋转着一曲暖暖的尘世之舞,歌唱着平凡却欢喜的尘世之歌。

去集市。新鲜的玉米堆满一大车,前面的长条桌上七八根一堆,排列得整整齐齐。红薯也是一大车,卖红薯的穿着厚厚的夹克,一脸憨厚诚恳的笑容。买了两堆玉米,又买了一兜红薯。玉米和红薯都很平凡,却和秋天的大地贴得最近,让人觉得踏实和温暖。

买了一张杂粮煎饼,坐在卖卤煮的摊位前吃,家人在这里吃卤煮。卤煮摊旁边紧邻着卖面条的,两家都坐满了人,大家热气腾腾地吃着。

我们旁边的桌上坐着个中年女子,边吃边打电话,声音很大,似乎没人介意。听了一会儿,很快听明白了,她在给老人家打电话,身在他乡,句句关切的是田里的农事,收秋顺不顺当、花生收成如何,棉花有没有摘、西地的大块地有没有犁、麦子有没有种上。

是呀,和寒露联系更紧密的是土地,是农人,是大地上的农事。我在乡村生活了二十多年,那时祖辈们识字者少,但对大自然的时序节气却熟捻在心,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清清楚楚,一步步跟着节气,打理着田地,稳稳地跟着四时季节有序平和地生活着。

回来时,经过一个胡同,路口的人家大门开着,一群人嘻嘻哈哈的笑声弥漫在胡同里。这家人院子里长着棵很大的柿子树,红红的柿子挂满了树枝,他们在摘柿子。此情此景很亲切,停下车站门口看,一个女子很热情,大概是这家的主人,笑着拿几个柿子,定要送给我们尝尝。

又路过家附近的那条大路,原先总停着卖西瓜的车,现在西瓜车走了,换成了卖螃蟹的了。正是寒露层林尽染,树叶斑斓,秋深蟹正肥。

银杏叶金黄,枫叶红了,菊花开了,秋天最美的当儿其实是这时候,美丽温暖的景致看在眼里,收藏在心底,用秋天的温柔和丰盈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漫漫寒冬。